



红楼梦

的两个世界

著名历史学家解读《红楼梦》

◎ 余英时 著

「清」与「浊」

「情」与「理」

「真」与「假」

「风月宝鉴」之正面与反面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◎ 余英时 著

红楼
梦

的两个世界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的两个世界/(美)余英时著. —上海: 上海
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681-894-4

I. 红... II. 余...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—文
集—汉、英 IV. 1207.41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7598 号

红楼梦的两个世界

作 者: (美)余英时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封面设计: 王斯佳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com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新文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 8

插 页: 4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81-894-4/K·236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作者简介

余英时

1930年生，原籍安徽潜山。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。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。先后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、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、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等职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汉代中外经济交通》（英文版）、《后汉的生死观》（英文版）、《士与中国文化》、《方以智晚节考》、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、《历史与思想》、《史学与传统》、《中国思想传统与现代诠释》、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》等。



黛玉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可叹停机德，堪怜咏絮才。
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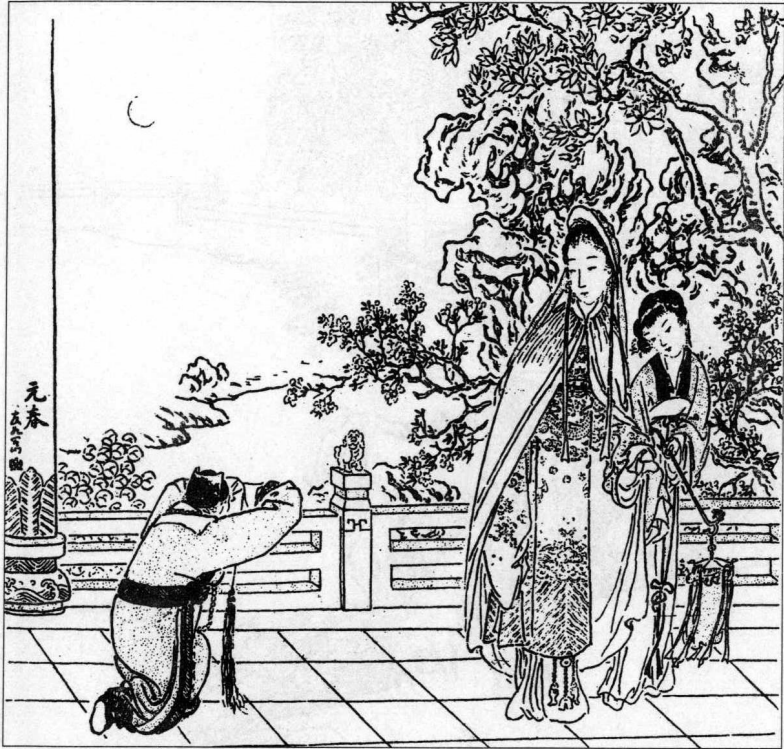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宝钗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可叹停机德，堪怜咏絮才。
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元春 · [清]吴友如 作

二十年来辨是非，榴花开处照官闈。
三春争及初春景，虎兕相逢大梦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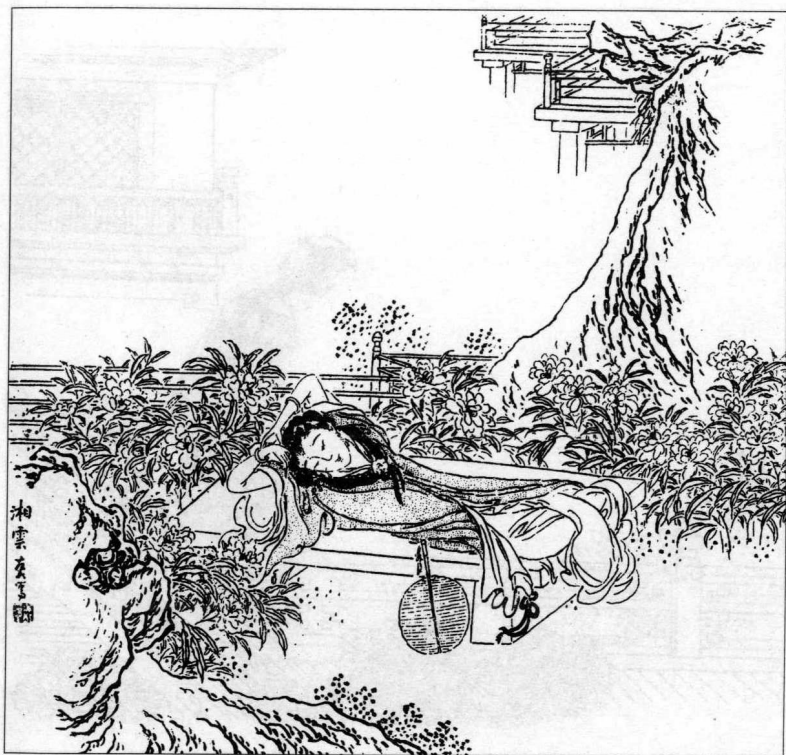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探春 · [清]吴友如 作

才自精明志自高，生于末世运偏消。
清明涕送江边望，千里东风一梦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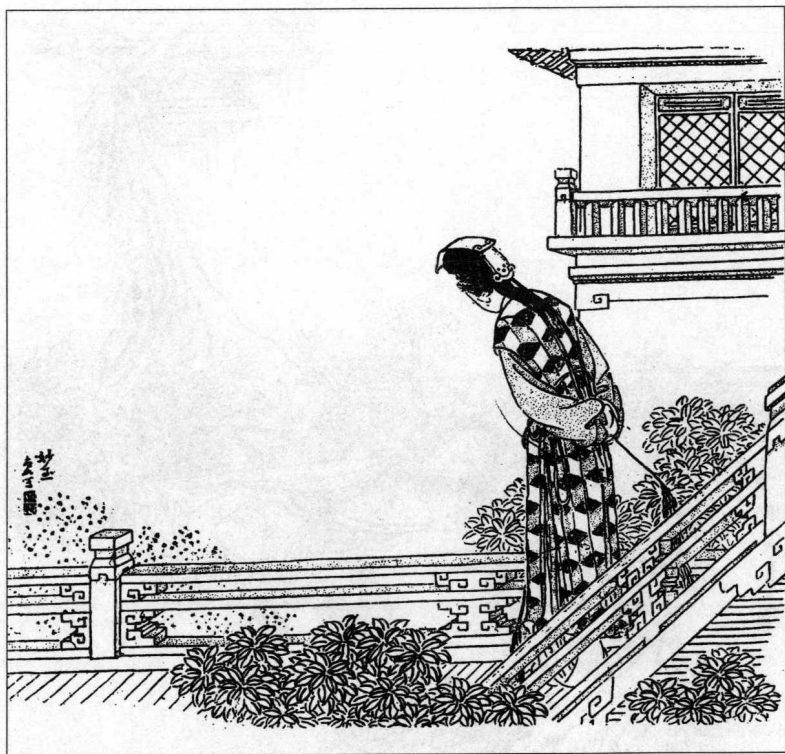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湘云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富贵又何为，襁褓之间父母违。
展眼吊斜晖，湘江水逝楚云飞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妙玉 · [清]吴友如 作

欲洁何曾洁，云空未必空。

可怜金玉质，终陷淖泥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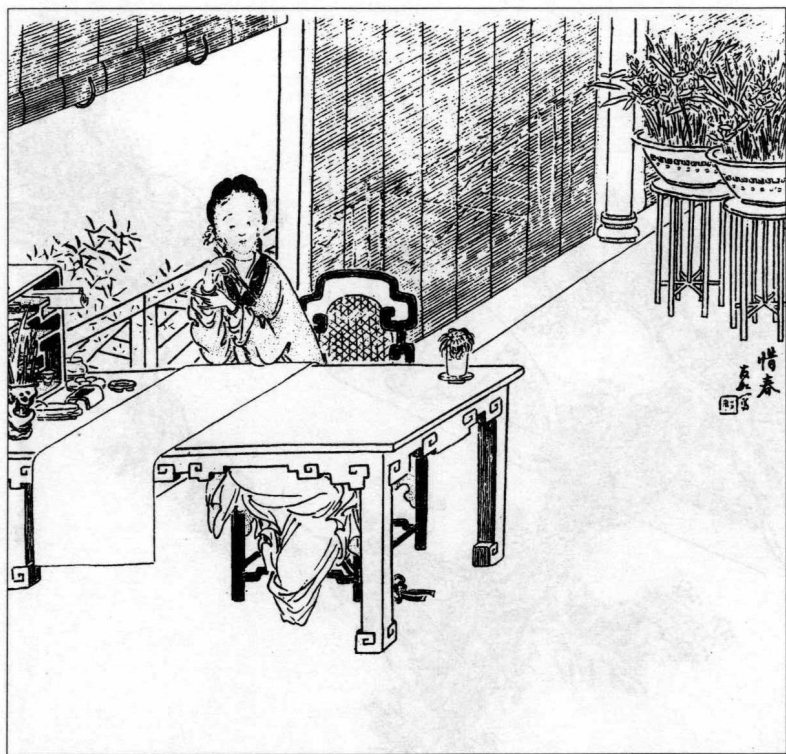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迎春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子系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。
金闺花柳质，一载赴黄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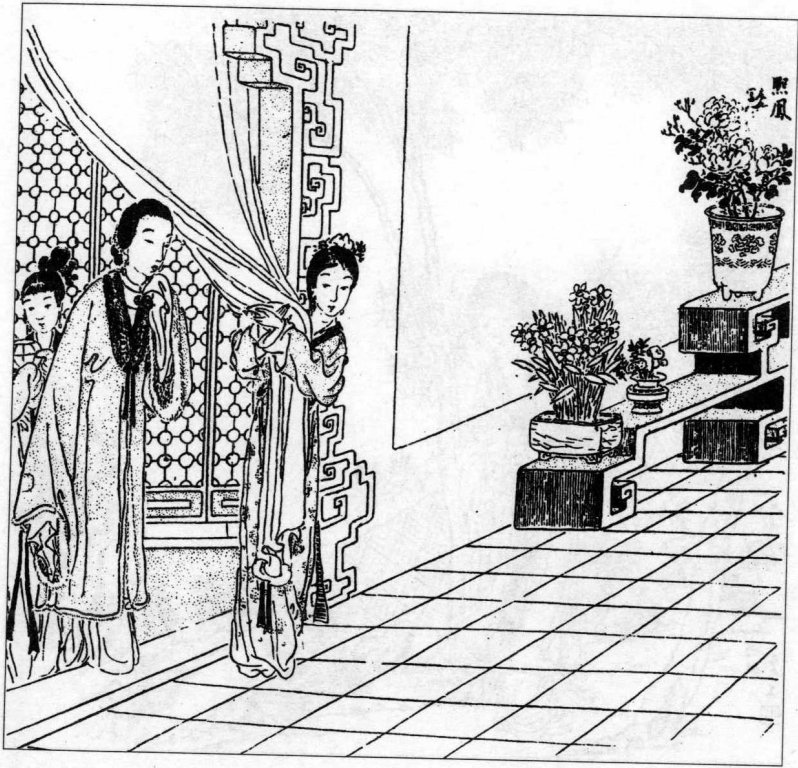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惜春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勘破三春景不长，缙衣顿改昔年妆。
可怜绣户侯门女，独卧青灯古佛旁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熙凤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凡鸟偏从末世来，都知爱慕此生才。
一从二令三人木，哭向金陵事更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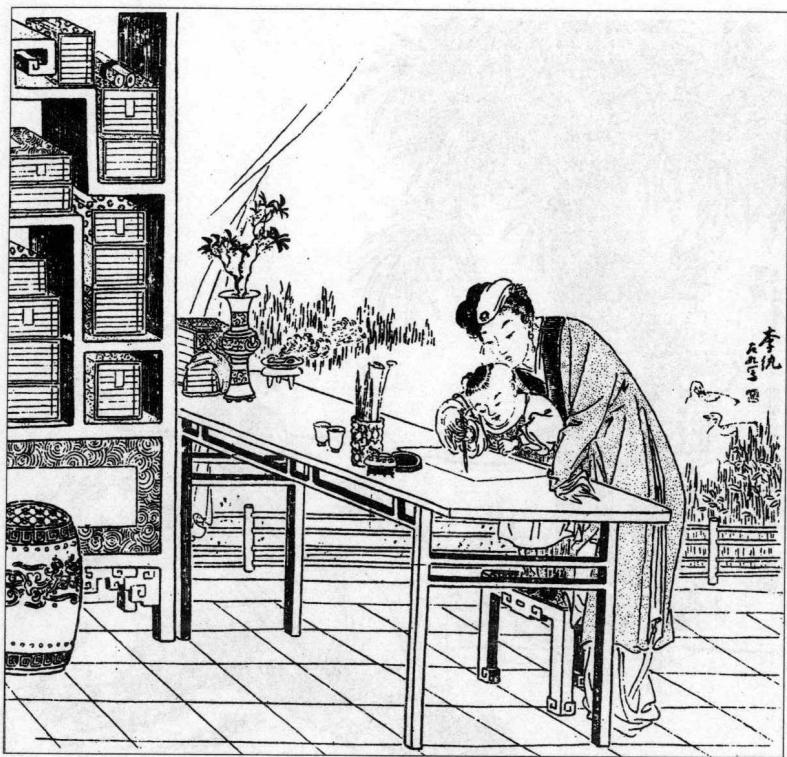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巧姐 · [清]吴友如 作

势败休云贵，家亡莫论亲。
偶因济刘氏，巧得遇恩人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李纨 · [清]吴友如 作

桃李春风结子完，到头谁似一盆兰。

如冰水好空相妒，枉与他人作笑谈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

可卿 · [清]吴友如 作

情天情海幻情身，情既相逢必主淫。
漫言不肖皆荣出，造衅开端实在宁。

——选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回“金陵十二钗册词”

增订版序

本书再版，增入《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》一文，这是去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行的“首届国际《红楼梦》研讨会”上宣读的。我在初版《自序》中虽已声明不再写红学文字，但是终于经不起朋友们的热情鼓励，重理旧业。不过我当时在会场上曾说：这篇文字主要是关于思想史的研究，并非正宗的红学论文，所以还勉强算是没有破戒。当然，这种辩解其实只是自我解嘲而已。

经过三、四年的时间，本书的中心观念似乎尚足聊备一说。但是由于这一段时期正是红学史上最自由奔放，因而也最有成绩的阶段，细节方面自然有不少应该损益的地方。可惜我个人的本业工作太忙，不能对本书进行细致而深入的修订。除了在第一篇的两个附注中增添了一些新资料之外，其余只好一仍旧贯。这是必须请读者原谅的。

我个人最感觉欣慰的是本书曾得到俞平伯先生的谬许。1978年11月我曾有机会和俞先生当面讨论过本书中的某些观点，他事先已看过本书，认为我所采取的文学考证的路向大体上是不错的。最使我惊诧的是他对“自传说”的深刻怀疑。他说他自1920年代以后便不相信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传了。但是由于“自传说”因脂砚斋评语的发现而大为流行，他已无力遏止这一股狂潮了。因此他一直是沉默来表示他的异议的。这件事最可以使我们省悟到治学必须实事求是，万万不能盲目地追